

日机首次轰炸嘉兴火车站的惨况

嘉兴位于沪杭、苏嘉甬铁路线交会处的要道，亦为沪、嘉、杭之军事要冲。自“八·一三”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即时有日机侵入我县上空进行侦察，习以为常。

在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的上午十时左右，车站上空忽然出现日机三架，盘旋一周后，即以拥挤于车站上的避难同胞和铁路交通线为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投下了炸弹八枚。其时一弹中车站西首洋桥洞旁之杨旗板道房处，扳道工人×××中弹后，血肉横飞。肢体脏腑飞悬于路旁树梢，惨不忍睹。在车站附近的人群中，伤小商贩七人，其中以卖大饼之山东人被弹片伤及腿部，竟成终身残废。附近部分路基铁轨亦受破坏。

又在靠近车站南首沿河之平湖班轮埠的升平楼茶店中，正值下车后的待轮旅客满座之际，日机亦投弹一枚，房屋倒塌，伤数人。有跃入河中以避免者，亦受微伤。其时茶店主宋有发适自北门中街鼎昌南货店购得月饼归来，准备欢度中秋佳节，不幸祸从天降，竟在空袭中遭受机枪扫射中弹殒命。

这是自“八·一三”以来日机之首次轰炸我嘉兴的惨况。此后战争愈趋激烈，日机之空袭也就更形频繁了。

说明：

(1)上叙死难同胞中的升平楼茶店主宋有发，于是日上午八时左右在鼎昌南货店购买月饼时，适遇友人樊月樵（今已年近八旬，退休，现住月河胡东埭。）老先生，相逢甚欢，不料宋元在半小时后，即

飞机空袭，惨死枪弹之下。樊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凭吊，所见均系实情。因樊对嘉兴民间情况熟悉，作者故往访而得之。

日本军国主义者先锋队在新丰镇的大屠杀暴行

我市新丰镇，地处平嘉公路交通要冲，该镇距平湖县城十八华里，至嘉兴县治为三十六华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农历十月初三），日军侵占平湖县城前后，新丰同胞们均已纷纷避难，乡村可谓十室九空，只有少数老弱病残，妇孺以及贫困而无力外逃者，仍然留守家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农历十月十五日）午夜十一时左右，日军先锋队突然悄悄地潜入该镇，盘居于民房内不出，也不作任何活动。镇人咸不知敌兵已经侵入镇中，大难将至，而仍无一人觉察而逃避。

待至翌日（十八日）天将微明之时，日军乃即四面派出岗哨，守住各街巷通道，以堵同胞们的逃生出路。并开始对我手无寸铁的善良同胞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此时日军之先锋队（又称冲锋队，为日军中之野蛮的兽兵），如见我女性同胞，往往先奸后杀，以逞其兽欲。当时有一少女×××（姓名遗忘待查）在被日军紧追中，因忍受辱而宁愿投河自杀，葬身于叔塘清流之中。另有少女“独头三宝”者，其虽平时神态不很正常，但却颇重“礼义廉耻”的古训，由于她奋力抗拒日军之暴力强奸，而被刺死于庙河桥头之厕所内。这样的富富有民族气节的坚贞烈女，在此八年抗战期间，作者亦时有所闻，实令人敬仰。

又如庙河桥旁唐宅之一少妇，忽被入她家的两名兽兵抓住不放，

虽经奋力抗拒，但弱女子终不敌猛兽狂犬，竟在被奸污后抛掷于平湖塘河中而死。

还有一壮年木匠吴炳南及替陈京看守肉铺的少壮职工阿昌者，亦被日军惨杀。总之新丰全镇此次遭受日军屠杀的同胞，不分男女老幼，共达一百四十七人之多，极少能得幸免于难。

日军在新丰的大屠杀惨案，实为世所罕见的法西斯暴行。根据在八年抗战中日军的种种滔天罪行来看，这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贯彻的“三光政策”暴行之开端。

说明：本文史实资料大多来自当地社会人士伍良弼先生及当时目睹者年已八旬的陈宝善所谈，属可靠的“三亲”材料。

柏拔山等十三位同胞在新塍蒙难记

嘉兴北部的首镇新塍，乃是作者可爱的故乡。在嘉兴沦陷前夕，新塍是县国民党各军政机关人员撤退至后方的必经之路，因此为日军所瞩目。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农历十月十五日）中午，有日机三架侵入新塍上空，盘旋侦察后，投掷小型炸弹数枚，中关帝庙西大生酱园后院及西小桥横壕金宅，毁屋数间，幸未伤人。

待至是日深夜，有日军约数十名，自吴江县盛泽镇沿公路悄悄地潜入我镇，匿居于西栅市梢财神庙内。至明日拂晓，镇人见日军头戴钢盔，皆误认为白狼部队，间或说是安南兵。此时有一老翁沈梦

沈先生闻讯后，乃为好奇心动，在雨中撑伞自东棚赶往镇西庙前以一睹为快。初日军见其系文弱老人，亦未加干涉。清晨七时许，忽有满载县政府公务人员船只自吴家汇开来，准各购买点物品蔬菜，动身西往后方。船途经财神庙时，竟被日哨发现，日军即令沈老用华语唤船靠岸检查。一见船上十余人，都身穿制服，除其中县府秘书潘介一人年逾五旬，身穿长衫，是个文人模样，其余都还很年青。在检查时，潘乃急中生智，以中国银行拾元钞一张，偷偷地纳入日哨手中，昌充商人哀求而获释。

其他被扣者尚有我县抗敌后援会供应科科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党员柏拔山和县府民政科科员陈前和国民党县长翁桢之弟翁希十二人，连同船员、新胜人百塌阿二（外号）共十三人，均被日军拉入庙内。

其时沈因忘却新购之洋伞一把，意欲收回，故又去而复返，谁料只见日军正用指挥刀斩杀柏烈士十三人于庙西河浜边沿和庙后桑地之间，尸体遗弃满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当日中午，日军撤退屋泽后，乃由镇商会派人搜集残缺不全之尸体，埋葬于庙后桑地，因浮土掩埋，致被野犬所噬。附近善良农民见状，为之加土覆盖，此亦同胞们之一片怜悯心情也。

待至一九三九年秋季，乃由新胜区公所发起，在丝业公所礼堂召开悼念柏拔山烈士等十三难胞的追悼大会。并由商会的原掩埋者朱景华掘得几根少数白骨，为之移葬于宋代古刹能仁寺四金钢殿之前，上建纪念碑一座，题曰：“柏拔山烈士等十三死难同胞纪念碑。”以示表彰。

不料此立于凤山门内的纪念碑，竟在一九四〇年冬，被汪伪奸李冠军、沈静之所毁，以媚日敌，真是可耻已极。

在柏拔山烈士等十三同胞被日军杀害后，这位春日哨用华语招呼靠船的沈梦松（乃系《新脞镇志》的校对，清秀才出身，颇具文才）先生，受惊过度，精神上受了刺激，回家后即发高烧，在昏迷状态时，口中不时喃喃私语：“我虽不杀伯仁，而伯仁因我而死。”约在一月内即死于非命。此人虽非日军亲手杀害，然亦因受其暴行惊吓而狂死，此系杀人不用刀之余波。故此惨剧中死于日寇之同胞，实际上为十四人。

说明：

沈梦松先生系清秀才出身，为《新脞镇志》汇编者朱世楷（字仿枚，革命志士朱大炎之叔）先生之甥，博学而熟悉民情，不意竟被日寇惊恐而死。

日军在入侵嘉兴县城时大肆烧杀的罪行

日军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农历十月初三），于杭州湾金山嘴北岸，平湖县金丝娘桥白沙浜一带登陆开始，当日即占平湖县城。继在六、七两日间，又有柳川等精锐部队大批登陆，分兵侵犯金山、平望、海盐、海宁等地，以截击国民党军的退路。

在十一月十七日午夜，日军先锋部队即潜入了我县新丰镇，并陷接近嘉兴县城的东栅镇，同日江苏省吴江县的盛泽和我县王江泾、塘汇等集镇亦遭沦陷。嘉兴县城即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十八日上午国民党退军残部忽在沿沪杭铁路线之袁塘桥和苏嘉公路附近的秋泾桥两处，与日军遭遇，展开激烈战，由于我众寡悬殊，

我军在伤亡惨重下，除了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即退入城抗守。此时日军之先锋队手持大刀，疯狂地见人便杀。同胞们被杀害者甚众，暴尸遍野，惨不忍睹。两军激战时，日军亦颇有伤亡。（后在三十七年冬季，由日军驻嘉兴指挥官原田少将师团长，在菱塘桥修建了纪念碑一座，文曰：“皇军在嘉兴战役中阵亡官兵纪念碑”，下具“昭和十三年冬、原田部队建立”等字样。）

入夜，日军以原田部队为主力，从沿铁路线之东塔寺、南堰和真如塔三面进军，向嘉兴县城守军猛攻。在此被包围形势下，守军与敌发生了巷战，后终不敌，于深夜撤退，嘉兴遂告沦陷。日军乃在十九日上午大队入城。这是日军攻占我嘉兴县城时的概况。

当日军先锋队冲入嘉兴时，从东门车站附近至中山路及北门塘湾街（即北京路），纵火焚烧全部店屋民房，边烧边进击，逼使守军造成混乱而无心作战。这是日军惯用的“三光政策”战略。午夜后，日军又烧毁了我城区商业闹市北门大街（现建国路），中街（现中基路）、南门大街等处房屋，其手段之毒，无以伦比。最可惨的，在日军十九日大队侵入嘉兴县城以后，人们怕日军杀害，均不敢出而救火，任其延烧，波及面积之广，约占嘉兴城区十分之四的房屋，大火约在二十六日才熄灭。

在日军侵占嘉兴的一两天间，敌即扶植南门张湘帆、北门俞双寿（业铁匠，外号为双寿麻子），分任为南北门的“维持分会长。但仍不扑灭火势，反而有一批俞双寿的徒弟们，引进了极少数流氓歹徒，偷偷地潜入离乡避难人的家中，盗窃财物，然后也点上了火。这种火上加油，趁火打劫罪行，令人发指！

日军纵火焚烧新丰全镇的惨况

嘉南之新丰镇，位于平嘉公路之要冲。日军在公路的主要桥梁处均设有敌垒派兵据守，以保护军事运输安全。在一九三八年春初时，我县“嘉属义勇军第一总队”姜维贤部刚成立，经常出没于该镇附近，破坏交通，狙击军事，攻打敌堡，活动频繁。

日军乃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即将该镇纵火焚烧。除东市尚存三、四家，中市五、六家完整之外，其余民房店屋均付诸一炬。即靠东市梢的施皇庙和意味寺古刹（即三官殿）亦所难免。这个长达约三华里的商业集镇（素以盛产生姜、大蒜、草子、油菜籽、西瓜等土特产著称）之新丰镇，几乎全部焚毁，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致使该镇数千同胞无家可归。

此后，镇人只能搭建几间简陋的草舍棚屋，开设几家茶店和酱酒、烟什货摊，以维持生计而已。镇上大部分居民商人，均迁避于高镇约三里外的三官塘桥和东北方约六、七里处的范家桥乡村小集避居，作小本经营度日。

直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在日军“清乡”时，除了四出进行扫荡外，又在镇西平嘉公路之北建立营房，留驻少量日军，并有汪伪军“嘉兴县县自卫团”莫志刚部所属的各中队轮流据守。又扶植了汉奸武汾文（原系抗战前的新丰镇商会会长，南货店主出身，抗战后任国民党游击区政权下的新丰区税务主任。在日军“清乡”时降日敌）出任汪伪新丰镇长，不久又升任伪区长，后在国民党游击政权展开反清乡时，武奸即由嘉兴县府保警大队长郑建华率队捕杀，处死于新丰东北之步云镇上。后日军又派唐杏生和方忠杰等汉奸任汪伪新丰区长。然已不若前者武奸之猖狂矣！

以上是日军自入侵新丰镇，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的大屠杀后又一次使人不堪遗忘的惨痛悲剧。

说明：本稿大部分资料来自新丰伍良弼先生所告，今特抛砖引玉，希识者赐予指正为禱！

日军纵火焚毁新篁全镇的“四·二七”惨案

位于我县新丰之南约十余华里之新篁镇（古称竹里），与海盐县境衔接。由于河道狭窄，又无公路可通，故交通较为不便。然该镇以盛产土布著名，远销闽赣诸省，并产菜籽、蚕茧、西瓜等土产。商业繁盛，为仅次于新塍、王店两镇的我县第三大镇。由于地处偏僻，该镇成为抗战期间游击队的活动中心地区。抗战八年中，凡属国民党军中的师、旅、团长的高级军官们，大都以新篁为乐土。因此即为日军所注目，经常来镇骚扰，曾在遭遇战中，受到一些损伤，即萌报复之心。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自嘉兴出发大队日军，来犯新篁竟将该镇房屋店屋约500余家，纵火焚毁，仅有十余家幸免。并有同胞十余人被日寇惨杀。这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三光政策”下的烧杀罪行，后镇人称之为“四·二七”惨案。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日军开始“清乡”，乃有汪伪军侵占该镇。居民商人大都逃避他乡，因此市容更形萧条，而人口稀少。在四二年一月间，汪伪政权乃将镇人倪寿珍者捕去，由于倪于一九二七年

时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认为他是有一定“威望”之人，逼他当了新篁汪伪区长。此时汪伪政权又感到新篁不很适宜，乃将汪伪军警及区公所移设于栖凤镇（又名栖凤墟），改由原新丰镇汪伪镇长武济文任新篁汪伪区长。（不久武奸即被我反清乡大队郑建华部派队击毙于步云镇上）

同年五月间，新篁乃由汪伪军第十三师丁锡山部派伪军侵驻。八月又来了所谓“清乡队”伪军，直至四三年二月退出新篁。在这抗战八年中，新篁的同胞受了很大的灾害。

日军纵火焚烧新塍东南半镇的滔天罪行

位于嘉兴西北的新塍，是作者可爱的故乡。其西北接壤江苏与江西南，毗邻桐乡，向西至崇德、德清县境，越京杭国道之台头镇一带，可达后方浙东於潜天目山的浙西行署（统辖浙西游击区的军政最高指挥机构）。在军事交通上颇为重要。

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间，由日军扶植的汉奸组织“新塍维持分会”已被新生的抗日游击队所摧毁。这时我浙西各地均纷纷组织了不少游击队，正为雨后春笋。五月间，在崇、桐、嘉北地区，有刘参、朱希、汪鹤松、张玉如及太湖别动队赵安民（称为八司令）等部，川流不息地在新塍镇附近活动，为日军所深悉。

同年农历五月十三的上午，嘉兴之日酋原四少将（师团长）就派了大队日军开来新塍“扫荡”分兵向我镇东南、正南、西南三路进攻。

以正南方向之敌为主力，先用硫磺枪流弹射击，古刹能仁寺四立刚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小蓬莱、许氏祠堂、东北房、碧玉房僧舍、禅堂、基督教耶稣堂等大片房屋全部焚毁，冲入镇内中市。另一路日军自镇之西南方向，自三元桥侵入南汇河沿（今之南栅街）烧毁南汇商店民房而至朱家桥，与进攻正面之日军汇合。第三路进攻东南方向之日军，乃自嘉濮公路，越虹桥侵入东北大街。正在三军会合入镇而洋洋得意之际，忽在镇东港北西小桥东附近，遇游击队发生战斗，并间有未及撤退之游击队也从民房内向日军发射冷枪。这时，镇人见有一名日军下级军官当场身亡，几名日兵受伤，用担架抬去的。因此更激起日军兽性更大发作。

此时日军在侵入市河南岸的朱家桥和北岸之思皇桥（今称问松桥）后，见我镇西半片街道狭窄，房屋稠密，恐遭游击队伏击，未敢侵入。

约在中午时，日军乃分两路撤退，在退却中，即用硫磺之类的引火化学用品，涂于门上，港北自思皇桥东堍的吴智勇诊所起至镇东日晖桥上；港南自朱家桥起至寺街（今之少年路）、郎中巷（今之人民路）一直到镇市东梢的新胜大桥为止，挨户纵火，烧成一条火弄。商店民房，几乎全部焚毁。此时我约占全镇十分之六以上的房屋，均付诸一炬，成为一片废墟。千余户的同胞，无家可归，哀鸣遍镇，惨不忍睹。

这时作者，正逃避于镇北二里桥乡村，遥见镇上火光烛天，浓烟直冲云霄，渐渐地自西而东，势颇猛烈，心想恐日军已经向东撤退，乃于下午二时许潜返镇上，待至思皇桥火灾现场时，忽见桥之西堍同和典当内部亦中枪流弹着火，正在燃烧。而按过去典当旧规，如遇火灾时，亦必关着大门所其延烧，不许救火的。我见此状后，乃与南庆元坊救火会负责人濮巧观等发动部分胆大的群众，拖出机器水龙，用大石条冲破典当之围墙，入内扑灭其火。因当内火势不大，当即熄灭。

不久，逃外镇人，亦均陆续归来，乃即出动了其他如北庆元、三元、丰乐、碧溪、南、北问松坊的土洋水龙，奋勇扑灭了余火。

其后镇人乃建以简陋房屋和搭几间简陋茅屋草舍居住，或设摊营生，多年来未能恢复元气。

日机狂炸新塍镇的惨况

在一九三九年农历六月十二上午，新塍镇上空忽然出现了日机三架，在往返盘旋侦察后，即向西栅范家弄西首（即现新塍医院原址）的郑氏私塾投弹一枚，炸毁教室平房三间，当场炸死了塾师郑画三先生。郑老先生是硕学之士，塾中学生数十，正在园中天真活潑地玩耍，竟被日机滥炸造成学童数人伤亡。内有我邻居米商金幼峰之“小二官”，年仅十岁左右，余亲见其弹片穿入腹部，奄奄一息，不治而死。

一弹中余宅西邻之斜溪桥（当时为石阶桥，今已改建为车行桥），炸断了桥顶巨石，石片与弹片亦飞，行人颇有死伤。当时有桥之西槐烟什货店内炸死了周三娣妈（其夫~~于~~婚丧时的司乐者，人均称之为~~人~~乐同三）。桥堍沈嘉寿茶店内，有饮茶客米行职工朱炳生亦死于弹片，还有西廊下河沿外木匠杨福生之妻及清洁工张四九之弟小和尚（年仅十九岁），均被横飞弹片炸毙。

在西市港南剪刀白场处的汪姓木作坊，适架建一段旧木在空场上锯，日机窥见时，或疑为大炮，乃即投弹一枚，此弹磅位较重，当场炸死汪姓木作店主及老师付外，又死学徒两人，锯工二人，妇女一人。

//

撞二人，共达十人之多。并在投弹时又波及了对面沈姓之房屋墙壁，因震力而倒塌，屋主沈祖白在惊惶失措中躲入河埠水中，竟被倒墙之砖瓦压住，埋身于水域。

日机于中市陆家圩南堍之怡昌广货店屋顶^投一小型炸弹（似香瓜大小），炸穿屋顶楼板，学徒钱子伟伤一目，经急往盛泽医治，始免于难。而在斜对门熊国生（江西人）饭店面师付某，被弹片伤及左臂，虽与学徒钱子伟同去医治，然无效引死。另有桥顶上的樊小观菜馆之夥友福阿三者，亦中弹片而亡。

又在朱家桥（今称勤俭桥）西堍之王全饭馆，中一巨弹，弹坑深达丈许，其时有夥友烂脚金荣者，受炸弹震力，其身竟然飞到对河思皇桥（今称问松桥）下的驳岸边沿，而未受伤，竟获幸免。

北栅太史坟旁的厕所亦被炸毁，死农民两人，其中一人失去头部，惨甚！

东市万恩桥（现已拆除）附近的沈阿三亦被炸死，东小桥在堵塞河道时拆除，堍许三房内的许廉伯先生亦遭炸毙。

这次日机在新厍之滥施轰炸中，共死同胞二十三人，受伤者约七八人之多。炸毁及损坏民房店屋十余间，斜洞桥桥顶及桥面损坏较为严重。事后该桥立即由商会筹款，经作者设计修复，并将石阶桥改建为车行桥，以利交通。此乃新厍遭受日机大轰炸的惨剧始末，在被炸而死难的同胞有斜洞桥西廊下的木匠杨福妻某氏，死后无力棺殓，邻人为之劝募，始得葬尸。

日军在嘉兴凤桥徐八房烧杀我省、县政工队爱国青年的惨剧

我县嘉南地区之凤桥镇一带，从一九三八年六月起，已建立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县政府及抗日自卫总队，且《嘉兴人报》社，县青年政治工作队等军政、宣传机构均设于该镇附近，并为游击队新编第三十师贾广文（原师长为张奎基，在三九年奉召去浙东时被暗杀后，由贾继任师长）等部出没于凤桥、新篁之间，为抗日斗争活动的军事中心要地，故为日军瞩目，不时来镇“扫荡”骚扰，令人深受其害。

在一九四〇年一月间，有一名我县政工队成员汪文荣（又名汪坚）者，在入城时忽被日军兵所俘，即屈膝降敌，为了媚敌求生，全然不顾同队队员之安危，以出卖害人的无耻罪行，任敌驱使，引狼入室，以致造成这件徐八房烧杀惨案。

日军因知汪文荣深悉凤桥一带的军政情况，乃于一月五日傍晚令其作为向导，向凤桥进发，先行破坏设于沿平嘉公路旁通往凤桥要隘之吕家埭联络站的电话线，使凤桥各方面均无警报可传，故日军在这次夜袭凤桥时，如入无人之境。

日军乃于是日午夜，在汪逆的引导下，一举冲入了凤桥西市梢的徐八房内，（时适省政工队来县宣传抗日，故与县队同住在一处）日军入内即见人便杀，当时（县政工队队长，乃系县党部书记王梓良兼任，这时王以任县府民政科长为主要工作，故不在队中）除了县政工队队附王文琛和队员郑松林等三人逃出险境而幸免外，其余省、县政工队之男女队员约二十余人，均惨遭日军用枪刺军刀屠杀，然后纵火烧毁了徐八房的部分房屋。冯秀甫医疗所西侧的小花园亦稍波及。日军最野蛮暴可惨的总行是对女性队员们的先奸后杀，以泄其兽性，甚

至在尸体上浇洒汽油，掷入烈火之中（其中有女队员两人，系新社寺人），烧得象乌焦木头一样，令人难以辨别尸体是谁，只能从死难者的衣服、鞋袜及烧剩的遗物上来鉴别。这样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兽行，实是惨绝人寰、世所罕见。

当时在徐八房内（这徐八房的房屋范围较大），驻有县府主要武装力量的陆军六十二师八连何兰舟部。由于该部颇有作战经验，竟在日军包围下，奋勇冲出险境，落乡撤离，尚无损伤。因在深夜，日军亦不敢追击。

同时在凤桥之东市梢，还驻有县府抗日自卫第三中队涂克勤部（以上第八连和自卫三中队，各拥有人枪百余，而八连乃国民党正规军的装备，拥有较多的机枪，当强三中队也），闻警讯后，亦即悄悄地撤离。

日军在撤退时又放火烧毁了民房数间，以为掩护退却之计。这次日军在我县凤桥大肆烧杀的惨剧，其后邑人均以“徐八房大惨案”称之。

日军对洛浦乡新浜屠杀的详情

一九四一年的六月间，在我县新塍区洛浦乡的新浜村中，驻扎了拥有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共约四十余人枪的游击队：“嘉兴县政府新塍区署抗日自卫中队”，以王梓巨（湖南人）为中队长。因该队士兵均湖南籍口音，于是敌探即以该村驻有六十二师一个营上报嘉兴日敌。

嘉兴之敌，日军中岛部队百余人，于一九四一年农历五月二十上午，开到新塍镇上（当时系汪伪敌占区），令汪伪自卫团团长李冠军觅一熟悉洛浦一带地形的向导，并指出明晨要去新浜“扫荡”。汪伪首领李冠军乃将任务交与该团情报组组长沈荣棠，命其保密执行。

岂知这沈荣棠与我区署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于当日（农历五月二十日）中午即派人前来严墓向区署汇报了敌情，促该部及早撤离，以免部队造成损失，村人受害。下午一时许，余乃亲赴新浜，下令该部立即撤离至菰溪乡一带，以避其锋，敌众我寡，当以转移为上。这时余见该队士兵们收拾了装备，似有整装待发之势（并将住处民房打扫），允在傍晚开拔，因此余即放心，返回严墓。

待至午夜，新塍内线沈荣棠突然又派其探员大腹沈阿三（洛浦乡蒋家阁村人）者，提灯赶至新浜，再次催促，见该队仍未撤离，据队长王梓臣所云，因初来新塍路径不熟，有欲待天明时撤离该村之意。乃将全队士兵集中待发，一面派队驻守于新塍至新浜必经之桥旁，以防日军之夜袭。

谁料在一九四一年农历五月二十一，天未明时，大队日军即已到达。在^度发生了短促的遭遇战时，日军（亦或稍有损伤）见我方早有准备，乃潜伏村外，不敢冒进。经约一刻钟后，自卫队乃得渡河撤退，而尚遗弃了士兵一名，仍全副武装，匿于田间，被日军所获。

约在是日清晨七时许，日军乃即冲入新浜村中，搜捕青壮年农民虞小观、杨龙三、王万田、王引观、王万珍、王进才、沈荣加、沈桂荣、王乾顺、王紫朝、山忠发、山文明、沈德三（系外地人，来此当长工的贫雇农），连同士兵一名共十四人，绑在树上，全部用枪刺和军刀杀害，尸体肢解，血肉满地，惨不忍睹。这时，有个叫顺灰阿大者，匿伏于菰白塘中而未被发觉，乃得能幸免一时，村人即以此而称他为

‘杀剩阿大’。但是在一年多后，这个号称为‘杀剩阿大’者仍在一
次日‘扫荡’中，在思古桥附近相遇，而被杀害。当日寇在该村残
杀我同胞十四人后，适有农民王金山刚从外地摇船回来，日军即不问
情由，将他一枪击毙。在这次新浜惨案中，日军残杀我同胞竟达十五
人之多，后人皆称之为‘新浜惨案’。